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沒有過不去的山

邱自操等著



工人出版社

目錄

太陽照進衆人家	一
反把頭	三
錫鐵罐	五
好黨員	八
廢鐵說理	二一
沒有過不去的山	二三
一根線	二〇
送神歌	三
荊江舊洪區說話	二四
戰士之家	三〇
小吉普車	四一
美軍十大怕	五
文章讓人看	八

太陽照進衆人家

李貴貞

大柳（力一）樹，開了花，
太陽照進衆人家，
毛主席就是紅太陽，
照得工人家裏特別亮。

煤和鐵，沉又沉，
開錫山在它壓死人。
共產黨，解放軍，
領導衆人翻了身。
鐵還重，煤還沉，



爸爸總說省了勁。
我問爸爸為什麼？

爸爸說：

『你上工，我刨（刨）炭，

你媽在家做熟飯，

有吃有穿省了心，

幹活就覺不費勁。』

稱一斤是十六兩，

我心忘不了共產黨。

十六兩是一斤，

我心不忘解放軍。

反把頭

劉彥昌

自從鬼子佔陽泉，
把頭的威風大似天，
舌頭長來腦袋尖，
專給鬼子溜〔男一又〕屁〔女一〕眼，
工人賣命來苦幹，
把頭下坑轉着玩，
他把工人當牛馬，
大家勞動他吃飯。
工人吃的是稀糊〔尸又〕糊，
把頭吃的是肉白麵，

工人的衣裳露着肩，
把頭穿着洋布和綢衫〔尸又〕。
工人每天沒吃穿，
一年四季受饑寒，
把頭成天找粉臉，
吸料面還抽大烟。
日本投降來了閻錫山，
把頭改了個好頭銜〔尸一又〕，
不叫把頭叫領銜〔尸下〕，
比舊制度更加嚴。

工人的工資他掌管，

成天心中打算盤，

七除八扣花樣多，

裏算外算是個完。

共產黨解放了陽泉站，

把頭運用鬼手段，

領銜換名大組長，

領導上錯認這樣好生產，

大組長不但吃閑飯，

評分定分還專權，

誰是親信狗腿子，

多定分來多賺錢；

誰要對他有意見，

勞動怎好也不沾〔虫弓〕。

張三工資一百分，

他是把頭的好親眷〔日日弓〕，

李四雖然技術好，

工資也按五十分算。

人民的政府為人民，

人民的報紙提意見，

領導上重新來檢查，

大組長一定要改選。

今天的社會非從前，

哪許吃好的不動彈！

要做〔千也〕底廢除把頭制，

不願勞動滾他的蛋！

鑄鐵爐

張鐵著

— 5 —

鑄〔又〕鐵爐，轟轟叫，
濃〔ㄅㄨㄣˊ〕烟烈火往上冒。
在從前，真糟〔ㄗㄜˋ〕糕，
勞動保護很不好：
爐上沒有排烟罩，
烟灰塵〔ㄘㄣˊ〕滿屋飄，
工人天天挨烟薰，
頭昏眼花耳朵叫；
添鑄砂，用鐵鉞，
靠近爐邊來下料，

火力大，溫度高，
汗珠顆顆往下掉，
面孔上，起了泡，
渾〔ㄏㄨㄣˊ〕身像被開水澆……
雖說勞動條件壞，
工人生產情緒高，
忍〔ㄖㄣˊ〕着薰，挨着烤，
堅持來把工作搞。
過一天，又一天，

時間越長越困難，
工人得了職業病，
無法支持去上班，
腿又痛，腰又酸，
請病假，上醫院，
一個一個又一個，
生產降低一大半。
這些現象一發生，
忙了報社的通訊員，
報紙上面提意見，
記者親自下車間。
保安科，着了急，
忙把排烟罩子安。

自從安好排烟罩，
黑烟少了一大半。
只有下料這問題，
大家還是沒法辦。
技術員，廖〔男一么〕世明，
做個水箱如屏〔女一么〕風，
循環水，在其中，
吸收熱度常流通。
好班長，張允〔日么〕中，
還有工人趙官榮，
研究加料斗，
是個長方形，

前面有個嘴，
後邊安木柄〔ㄅ一ㄣ〕，
內裝錫砂料，
掛在爐上空，
手持木柄一搖動，
錫砂細細入爐中。
自從有了加料斗，
工人都把鐵鉞扔〔ㄉㄣ〕。
勞動條件改善後，

工人這才得安寧，
再不受烟薰和火烤，
漸漸消滅了職業病。
大家夥，真高興，
一個一個笑盈盈，
想辦法，下決心，
要把增產任務來完成，
上下團結〔ㄅ一ㄣ〕成繩，
捲入生產競賽中。

好黨員

竹板一打響連環，
天津郵局談一談，
有個黨員丁文彩，
他是一個採購員。
入黨已有十來年，
吃苦耐勞他佔先。
革命紀律守的好，
黨的教育記心間。
保持艱苦好作風，
一點便宜也不貪。

朱振剛 原作
李保楨、馮峻嶺改寫

有次郵局蓋新房，
他來監工安燈線；
那時他的工資低，
只能夠吃小米飯。
電料包商恆興順，
打酒買肉請吃飯。
老丁同志警惕〔去〕高，
把他拒絕在一邊。
有個木行泰〔去勇〕永順，
經理姓梁可真奸。

老丁前去買材料，
他把花招耍一番；
殷〔二〕勸他去吃飯，
死拉活扯找他談。
老丁立場站的穩〔X〕，
始終不把圈套鑽。
有次老丁手中緊，
自己車子賣了錢。
本行奸商得到信，
抓住空子就要鑽。
拿了票子六十萬，
口說給他解困難。
老丁嚴詞來拒絕，

不能接受商人錢。
保護國家的財產，
一點損失心不安。



平常各處去採買，
行情仔細問一番，
不讓公家來吃虧，
處處他都打算盤。
去年冬天買火爐，
街上鐵鋪他走遍，

火爐共買三十個，
每個要省一萬元。
自從進城到現在，
壞的思想沒沾染。
大家向他來學習，
艱苦樸〔冬冬〕素好黨員。

廢鐵說理

李卓然

廢鐵躺在牆角裏，
對我來把意見提。

原先住在熔〔日×亡〕爐裏，

工人把我來翻製。

工作粗枝又大葉，

活活把我弄殘廢。

有錯還不來檢討，

把我扔在廢鐵堆。

我的同伴〔夕夕〕都出廠，

崗〔〃尤〕位上面發威力。

只我自己落了後，

真是叫我乾着急。

翻砂同志我問你，

為啥幹活那麼大意？

別人的成品都管用，

你竟害我成殘廢？

今後實行核〔厂乞〕算制，

增產節約全靠你，

希望接受我意見，

才對祖國更有利。

廢鐵同志謝謝你，
你的批評有道理。
我的工作不踏實，
幹活疏〔尸乂〕忽又大意。

現在我來作檢討，
追追根源在哪裏？
工作當中有缺點，
別人意見不注意。

說來說去是我錯，
主人思想未樹立。
你的意見我接受，
工廠是咱自己的。
發展生產靠資金，
物資浪費真可惜。
今後實行核算制，
一定很好來算計。
糾正錯誤認真幹，
保證不再犯〔勿己〕誤你！

沒有過不去的山

——記柏樹坳開隧道

邱自操

— 13 —

柏〔ㄅㄛˋ〕樹坳〔ㄜˊ〕，靠山巔〔ㄋㄧˊ ㄣˊ〕，
站在坳上看的寬；

東面高山一座連一座，

層層疊〔ㄉㄨㄥˊ ㄟ〕疊遮了半個天；

西望川西好盆地，

碧〔ㄅㄧˊ〕綠的秧田望不到邊。

成渝〔ㄔㄨㄥˊ ㄟ〕鐵路像根線，

彎〔ㄨㄢˊ ㄟ〕彎曲曲往下鑽。

鑽了半天鑽不進，

一座高山把路攔〔ㄌㄢˊ ㄟ〕。

高山怎能攔住路？

鑿〔ㄗㄞˋ ㄟ〕一條隧〔ㄊㄨㄟˋ ㄟ〕道把山穿！

開隧道，不簡單；

坳前到坳後，

整整兩里寬；

泥巴硬，石頭寬，

鋤頭挖不進，

鋼針〔ㄎㄟ ㄟ〕打不穿，

處處都是泉水眼，

一股一股往外竄〔チヌ〕，
做起活來才叫難！

隧道隊，是好漢，
為了建設祖國來開山，
困難當成家常飯，
一心要戰勝大自然！

不論白天和夜晚，
不管天熱和天寒，
不鑽空子不請假，
日夜工作不歇班。
進洞就把衣服換，
一雙草鞋脚上穿。

短布褲，單汗衫，
打霜落雪不把棉花沾。

銅筋鐵骨鋼力氣，
一人就是一座山。
憑力氣，是笨幹；
個人幹，幹的慢；
組織起來出主意，
衆人裏頭有神仙；
泥巴石頭認清楚，
有名有姓把號編。
『硬土』『磐石』用鑿子，
『普堅』『次堅』用鋼鉗，
一物必能降一物，

看菜吃飯真解饒〔チヂ〕。

唯〔又〕有『特堅』真是堅，

八磅〔ㄅㄨㄥ〕大錘震得兩臂〔ㄅㄨㄥ〕酸。

你打錘，我掌針，

打下石頭他去搬！

三個人扭〔ㄅㄨㄥ〕成一股勁，

吃肉沒有這麼鮮！

『幹呀，幹呀，加油幹，

打垮「美帝」再歇肩！』

兩里路，走半天，

洞裏石頭要搬完，

算算得要搬幾年！

要搬完，也不難：

輕便軌道鋪得遠，

斗車的肚子深又寬。

一車要裝二十担，

一架一架往外掀。

滿車裝出空車轉，

往返跑的腳板翻。

推車的弟兄真好看，

兩條臂膀〔ㄅㄨㄥ〕粗又圓，

泥灰石漿〔ㄅㄨㄥ〕糊上臉，

光露着笑瞇〔ㄅㄨㄥ〕瞇的兩個大眼

圈，